



和父亲在一起的童年时光

刘莹莹

几年前,我在上海遇见美国底特律儿童合唱团创始人卡罗尔。在一个合唱节上,卡罗尔听到了由我的父亲刘炽作曲的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,她觉得这首歌特别美,问我要了谱子,希望儿童合唱团能够演唱它。音乐的感染力多么奇妙啊,它能跨越时间和国界,当所有大人和孩子唱起这首歌,都仿佛回到“飘荡在水中”的美妙童年。

想起童年,我就会想起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光。他给我起的名字是莹莹。他说:“爸爸的名字是‘炽热’的‘炽’,是大火。你是爸爸身后的一点小火,就叫你‘萤火虫’的‘萤’吧,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”

上世纪60年代末,我们全家来到辽宁盘锦的向阳农场三道大队。虽然条件艰苦,父亲还是开始了对我的音乐教育。他教我读五线谱,听歌剧和室内乐,用《我的祖国》和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做例子,给我讲解大小调的不同,教我站在板凳上指挥唱片里的交响乐,要求我在土炕上每天练钢琴。他跟我讲起去东欧访问时听到的音乐、看到的文化,讲起它们对自己的影响。父亲说:“音乐是灵魂的语言,一定要认真学习。不能做井底之蛙,不能画地为牢,要多学习各个国家的音乐和文化。”我想,这就是他一直热心搜集各种唱片,整理、研究国内外民歌和戏曲,结交各国朋友,不断学习,给自己“补课”的原因吧。

父亲常常提起50年代在北京的生活,他会带着哥哥姐姐去北海划船、吃酸奶。我看到他们在船上的照片,很开心、很幸福,也很羡慕哥哥姐姐们。每次讲这些故事的时候,父亲都会流露出神奇的表情,好像飞到了另一个时空。我问父亲:“你不是很怕水吗?怎么会去划船,写出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这样的歌呢?”我之所以这样问,是因为夏天父亲只会站在村里水泡子边上看着我学游泳,走到水没过膝盖,父亲就感觉头发湿,再也不肯往深里走了。

父亲笑着说:“那是被逼无奈啊!当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严恭导演拍彩色故事片《祖国的花朵》,请我为电影作曲。剧组体验生活,我跟孩子们一起到颐和园昆明湖划船,我得把乔羽词里的美妙感觉用音乐活灵活现地表达出来啊!”

在回忆录《灵魂的旋律:我的父亲刘炽》中,我这样描述:“孩子们在叫,爸爸硬着头皮上了船。一开始还紧紧地

希望,音乐艺术能启迪孩子们聆



听大自然的
交响乐,聆听鸟儿
的歌唱、蜜蜂的嗡鸣、鲸鱼
的低吟。他们既能无忧无虑地“荡
起双桨”,幸福地“飘荡在水中”,又能
“遥望星空,看见青山,闻到花香”。

(刘炽,作曲家,代表作包括歌曲
《我的祖国》《英雄赞歌》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,
组歌《祖国颂》和歌剧《阿诗玛》等。
作者为刘炽之女、音乐家)

在小人书中读大世界

刘妍汐

小人书,又称连环画,承载着一代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。它以图文交织的形式浓缩经典作品,串联古今智慧,也成为连接中外的文化纽带。今年4月,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“掌上乾坤——阅读里的时代记忆”连环画展开幕,展厅内外流淌着跨越代际的文化暖流:小女孩缠着父亲,要他讲《安徒生童话》里的故事;老爷爷指着《岳飞出世》笑意盈盈,回忆起他小时候看的书。

这一天,小人书摊前照例“座无虚席”,三两个没找到板凳的小男孩探着脑袋,与前排的小伙伴们翻看同一本书。旁边展墙上,贺友直先生笔下上海老城“街衢弄巷、纵横交错”的旧日烟火,正透过时光的雕花窗棂袅袅升腾。一整个下午,孩子们翻阅着一本本泛黄的小人书,从《封神榜》里的神魔大战,读到《辛伯达航海》里的航海历险——这幅画面似乎跨越70多年,与法国摄影师布列松镜头里读着小人书的上海儿童悄然重叠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连环画红遍大街小巷,也逐步走向世界。刘继卣创作的彩色连环画《武松打虎》先后获1955年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美术作品奖、1956年莱比锡图书展览会金奖,刘继卣成为新中国首个在国外获奖的连环画家。他通过线描精准刻画角色的躯体动态与肌肉张力,将武松的矫健身姿与猛兽的凶悍之势定格于方寸之间。刘继卣

所绘的《鸡毛信》也是新中国最早用外文出版的连环画。

1988年,贺友直受邀前往法国,在昂古莱姆市举办个人连环画展。在法国浓郁多元的艺术氛围中,贺友直用细腻且富有生活气息的线条,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中国故事场景,如同一阵清风,徐徐拂过西方艺术爱好者的心田:无论是《山乡巨变》中江南农村的蓬勃生机,还是《白光》里对旧社会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挖掘,每幅画都氤氲着东方的烟火气。这些作品吸引了当地观众,在昂古莱姆市乃至整个法国掀起中国连环画热。

时移世易,科技浪潮裹挟着视听媒介奔涌而至,在大众文化的舞台上,连环画从未离场。2013年,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《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》再版。这套丛书从1984年选题提出至1988年完成出版,历时5年,汇集莎士比亚、雨果等60位文学巨匠的77部经典之作,凝结当时国内一大批著名连环画艺术家的心血。画家们以灵动的笔触解构《巴黎圣母院》的钟楼阴影,用细腻的线条勾勒《红与黑》的阶层褶皱,让《神曲》的地狱、炼狱、天堂化作可触摸的画面肌理,为一代代大小读者搭建跨越语种的精神桥梁。曹禹在从书序中写道:“求知总是从简易、从形象、从兴趣起,看图识字是个好方法,看图认识世界文学,也是一条途径。”

(作者单位: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)

中国连环画的出海故事,也翻开新



掌上乾坤——阅读里的时代记忆
展出的世界童话连环画。
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供图



本版责编
王佳可 庄雪雅 李欣怡
电子信箱
rmrbgjfk@peopledaily.cn
版式设计
蔡华伟

本土化,是创作改编的重中之重。

文字的力量

徐 馨



想起他在《兰亭集序》中写下的这8个大字,提醒自己随顺因缘。“彼亦有七,吾亦有一,以一敌七,吾何患焉!”文天祥狱中三年作《正气歌》一首,浩然之气是我们华夏子孙的追求。

通过文字,我们邂逅精神上的知己。1774年秋,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在德国莱比锡书展亮相,歌德的名字旋即妇孺皆知,“维特热”更在年轻人中间掀起,主人公的服饰和生活习惯都被广为模仿。“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通向自我的征途,是对一条道路的尝试,是一条小径的悄然召唤。”1919年,黑塞在《德米安》中这样写道。这是一部描写少年灵魂成长与自我觉醒的小说,此时你渴望自我探索的心灵,也定能从中获得共鸣。

文字的价值不止于此。对有的人来说,文字是此生知行合一的结晶。然后,如一棵树在风中轻轻摇动另一棵树,他们用生活淬炼出的文字滋养着新一代的人。叶嘉莹先生爱莲,她笔下“花开莲现落莲成”“莲华凋处孕莲蓬”,都是自己一生的写照。她把美好的诗词留给年轻人,“只要有一个莲子发芽长叶,我就没有白白劳苦。”用一生追随契诃夫的童道明先生说,通过写作将契诃夫带来的感动传递给别人,是自己的快乐。还记得最后一次去先生家取手稿,看到绿格子稿纸的第一行赫然写着:契诃夫的善良。“这是契诃夫最有魅力的地方。没有那种善良,他不可能写出那些撼动人心的作品。”童道明先生以他特有的缓慢轻柔的语调说。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?

文字,还承载着一个人乃至一代人在黑暗中对明天的信仰。“朋友,我相信,到那时,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,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……”“这时,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,而生育我们的母亲,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,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。”1935年5月,方志敏在狱中提笔写下《可爱的中国》。90年后的今天,革命先烈的心愿实现了。

亲爱的少年朋友,你呢?你曾在文字的世界中邂逅了谁,收获了什么?你那闪亮的眸子正望向何处?你又将为自己、为世界创造出怎样的人生?愿你走出自己的路,书写出新的生命的篇章。

共赴海底奇幻之旅

田晓威

我们要让作品真正融入本土观众的审美和情感世界,既保留原作精髓,又赋予它新的文化灵魂。

首先摆在面前的,是语言的本土化。这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,更是文化的转译。例如第八幕中,3名船员在漫长的深海航行中唱起怀念陆地的歌谣。原版是一首充满海洋文明气息的水手之歌,豪迈奔放:“有朝一日我会找到我的爱人,我的浮标;杀死鲸鱼,我要出海!”而中文版则改编为:“一个人的征途,无复往昔,一个人的归途,究竟何处去,岁月轻似一场梦,功名富贵转头空,无处归兮无奈何。”

这段歌词不仅对仗押韵,更蕴含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——关于“梦”“空”“归来去兮”的哲思,透露出东方式的乡愁与人生况味。中国观众能迅速捕捉到这种情感共鸣,因为它植根于我们的文化记忆。

其次,是视觉的本土化。服装是角色的第二层皮肤,设计师大可重新设计了3名船员的造型,既符合国际化的舞台审美,又融入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细节。其创版还加入了新偶,设计师刘凯茵借鉴《山海经》中的形象,创造出一条形似龙的蛇鱼,让神秘的海洋生态更贴近中国观众的想象空间。

第三,是情感的本土化。法国演员的表演珠玉在前,我们希望中国演员在自己的文化环境中重新塑造角色。例如奈德在法语版中是一个勇猛粗犷的水手,在共创版中,他穿上中国渔民的服装,慢慢有了中国“游侠”的气质。我们还在他的台词中加人民间歇后语——这些来自中国江湖的生存智慧,既增添趣味性,也让角色更接地气。

真正美的、令人愉悦的事物,都是相通的。当我们走进剧场,观看这部奇幻戏剧,会发现一场海底探险的美梦轻轻萦绕身边。正如剧中台词:“在这里,人不再会感到孤单,因为这片海是活着的;孕育在它的怀抱中,你时刻都会感受到周围生命的涌动。在这里——我们是自由的!”

(田晓威为《海底两万里》中方编剧,查文渊为本剧中方导演)